









## —論社報日放解—

留心觀察都可找到一些三風不正的生動例子，而這些例子便是使我們討論三風能夠具體化的極好資料。

倘如在黨政軍機關裏面，上級發出指示和命令是否每一次都能切合一般的實際狀況，如令不然而，只憑主觀的期望發號施令，不管在下面行得通否，這不是主觀主體的表現嗎？另一方面下級向上級報告不關在具體情況，明白的敘述，以供上級決定的參考，而是空話連篇不著邊際，這也不是主觀主體的表現嗎？

又如，在民衆工作方面，如果我們不考察我們的對象，研究各階層人民的生活狀況，風俗習慣和迫切要求，不使用他們所能了解的言語去進行宣傳鼓動，而只是一套對他們講一套和他們生活無甚聯繫的大道理，結果必然會是一對客談，諄諄者藐視，「這又」不是受了主觀主觀和戴八股的毒害之害嗎！

中央鑒於三風的指牙，應當使我們就在各種不同崗位上工作的同志，嚴銳地發現自己工作的弱點和錯誤，並且認識清楚這些弱點和錯誤所以發生的幻想根源和不良作風，我們深入地研究熱烈地討論中央所指定的文件，是爲工使這些文件的精華貫徹於各部門的實際工作裏面。以中央的文件爲一矢，以我們的實際工作爲一的，來研究那一種是正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，那一種是不正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，這樣才能使理論和實際緊密聯系，才能使整頓三風的運動在各方面充實和具體化。

（特訊）行政公署及省四農聯共同組織了一個春耕檢查團，共十八人。定本月廿日分組到各行政區及縣檢查與協助春耕工作。檢查內容主要包括：各種春耕法令貫徹的程度、各地勞動力的組織與領導、和佃關係調整與農民困難的解決等。檢查精神着重在具體材料的收集與解決。（清、史健）

發生奪地案二件

(興縣訊)興縣四區某實，發現不少幹部沒棉種，調劑人力查棉種，調劑人力查棉種，調劑人力查棉種。又該區以棉種時期已到，特發動農家開始扒水灌棉種。

(史健)

參選春耕村選三位一體  
二行政區定期完成參選

保德婦女參議員代表選出

案，四件是租子的糾紛，另外還有十三件大部是關於缺乏種子和勞動力的問題，這些問題已經有十二件完全解決，其中又自然村地主牛某，向佃農張某無理奪地而該村又會秘密從中調解，認為可以退一部份土地，這樣違背法令的處理是不對的。（史榮選）

又訊：興縣二區四月十日總結第一期佈置的春耕工作

（本報二行區訊）選舉參議員。爲使

（一）行政區臨委會 參選、春耕與村選

選委會於本月五日 成爲三位一體的中

召開第三次會議。 心工作，決定抽出

決定各縣於五月十 三分之二的縣區幹

五日前將行政村代 部下鄉，縣級幹部

表與縣區政民機關 集中一村做實驗工

代表的選舉辦理完 作，各區則按情形

後，二十日前提出 劃分工作小組，白

後選人並將名單交 天進行春耕，晚上

選委會公佈，三十 進行參選，在預定

日前召開代表大會 時間內完成全部工

(一行政區訊)崑崙中心區各縣青聯，在最近召開的各縣青聯主席聯席會上，互相發動了青年工作競賽，先是河曲向保德挑戰，接着五寨對崑崙亦提出了挑戰書。他們的競賽的條件是：武裝工作方面，青年連要按計劃完成數字，並且在動員中不犯錯誤，保證部隊鞏固；青抗先一能夠健全七個黨隊，並保證能夠活動。文教工作方面：要辦好五個識字班，有內容，保證經常性；幹部執行二小時學習制。競賽時間是四月到六月，由青聯中心區工作委員會評判，優勝者給予獎品。(洛丁)

曲縣政府積極籌備植棉，日前由興縣運回兩批棉子共四千餘斤，貸給貧農，於秋後播種。全縣計劃種植棉花四百垧，由縣府增設科員二人，在各區也各聘棉業指導員一人，專門負責管理與推動植棉事業。（任安邦）

活，多年來租佃關係沒有得到適當解決，加以地租飛漲，農民生活更感困難。直到該村農教會成立後，地主和佃戶間的關係才逐漸改善起來。今年減租工作中，由於宣傳動員比較深入，雙方都能執行法令。全村佃農一三五戶，減了租的一二〇戶，半佃戶一戶，完全減租。共計減錢二三〇八元，租五七石一斗，減租之後，佃戶應繳的租現已全部繳清。（云）

(本報河曲訊) 河曲南園村，人多地少，大部農民都靠租地生活，加以地租飛漲會成立後，地今年減租工作中，實行法令。全村半佃戶一戶，減五七石一斗，減(云)

人員和有錢士紳商民要錢，蘇逆體仁已經出了一萬元，各縣縣政府僅少要出三百元，只太原附近各縣「獻機金」，已有六萬六千五百餘元，交城一縣出一千五百十三元，所有「獻金」都交敵松岩部長

空・缺・由・受・過・敵・特・殊・訓・練・者・担・任・  
利・用・「・飛・機・賦・金・」・名・義・向・紳・商・要・

(本報特訊)據受調寇寇特殊訓練的人担任，如交城、方百計親人於三月三十日在太原成立「四期強」由「中國大學」畢業的人來充當，保甲辦事處，和各團行表承不化治安實行委員會

## 獎勵繳獲勝利品辦法

(本報與縣訊)興縣縣政府於三月廿五日公佈獎勵繳獲之勝利品辦法，鼓勵羣衆和游擊小組襲擾敵人。該辦法規定：民衆繳獲之軍用品，應一律解交政府，按種類和完整程度，發給獎金五十元到五千元，游擊小組和村幹部繳獲之武器，應該報告政府備案，獎金照發，武器應由原繳獲人使用。如何繳獲的胜利品不是軍用品，交給政府通知失主領回，由失主拔物價十分之一給繳獲人獎金。

(新)

信箱  
買賣糧票就是貪污

編者同志：

我親眼看到一些浪費公糧的現象：一種是拿糧票到村公所領了小米，自己想吃好的，於是用斤半小米換一斤白麵，一天兩頓，就得三斤小米，比規定超過一倍；另一種是拿上糧票買老百姓的麥子，一斤小米能買一斤四兩麥子，一下子買上十多斤，老百姓拿上糧票到村公所領了公糧。

真奇怪，糧票上明明白白的印着：「此票聲禁買賣，違者以貪污論。此票只准政府報銷，而民戶不准以之抵交公糧。」爲什麼這些同志却全然沒有注意這些呢？他們所做所爲，都似乎並不知道自己已經犯了貪污的罪行！我常時想，這些買賣糧票的人出差回去，各單位管供給部門的人究竟要他們按規定報銷呢？還是就隨隨便便（一）出差人員出幾天差，只給幾天糧票，使他沒有多餘糧票換東西，出差回去，還要嚴格報銷。（二）村公所要按實際人數供給糧，不要有多交糧票就給多少公糧，尤其不准老百姓用糧票抵交公糧；（三）各機關團體出差人員，要自覺的執行政府法令。

讀者、章

× × ×





期三十第

# ！民農解了！村農解了！

步 盧

一年多來，在我們西北的文藝刊物上與報紙上，發表了不少的文藝作品，而其中關於農民村農，表現農民生活的，却非常少，今天我們檢討起來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缺點，因為：西北是一個農民佔全人口總數百分之九十六的農業地區呵！

這絕不會是出於我們不重視這樣的材料，不屑寫作一些關於農民村農的作品。時常和一般寫作的同志談起來，大家總是像有無限感慨地，以抱歉的口吻說：

「關於農民村農的事情知道得太少了呵！」

雖然也有一兩個例外，但我覺得這樣的情形是普遍的，這便是產生上述缺點的真正原因。

我們生活在農民中間，在你周圍的一百個人中間，有九十六個是農民，而數目很大的軍隊，却也都是放下鋤頭穿起軍衣的農民，恰好就是在這種環境中，我們所寫出來的作品，絕大多數與農民無關，這是值得我們深深思考的！

有人常常說，生活是太貧乏了，這是當然的，因為這些同志離開了百分之九十六，只是在百分之四裏邊轉圈子，如何能不感到生活的貧乏呢？

然而也還有另一種使我們不易接近農民的原因：有些作家是太容易接近農民了，新來的事情所吸引，所滿足，而對於深入的瞭解農民，瞭解農民的工作即不大感到興趣，或者缺乏決心與耐心，因為進行這種工作的開始一時期都是平淡的。

我們許多人在廣漠的浮冰上滑來滑去，已經有很長的時間了，我們已受夠了「靜寂」的氣味，今天正是決心打破這百分之四的狹窄圈子，深入百分之九十六的新天地裏的時候了。

在軍事、政治……各種工作中都已經開始了調查研究工作，「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」，這作的第一個任務是要以文藝作品的反映現實，因此，更不能沒有「調查」——用我們幹文藝工作的人的話，是：要寫什麼事情和什麼人物，首先就得瞭解這些事情和人物。

既然我們西北百分之九十六是農民，農民是在農村裏勞動，那麼，在我們文藝作品中應當反映的，首先而且大部份就是他們，這樣的作品，才能反映出西北的「現實」，才能得到讀者的贊許。

## 『有我，還能丟了槍！』

田

在孫家莊打完了仗，隊伍丁零零地散了。兩天兩夜沒有休息了。跑山的時候，那德順那德順的四方臉也露出了紅色，像雲裏透著朝霞。他把那五十二斤重的九二式重機槍，從左肩移到右肩，又從右肩移到左肩，走邊邊像一般的喘着氣，棉襖裏濕漉漉的黏在背脊上。他喘着氣，汗流浹背，覺得長吸一口氣，睡意向他襲來，兩隻眼皮接吻，一雙沉重的眼皮合在一起，身子歪歪地，肩上的重機槍往下墜，他又鬆鬆過來，自己打着哈欠，睜開眼，然而沒走上幾步，兩隻眼皮就又合在一起了。

「快走，快走！」

德順用力睜大了眼，可是睜不開，大陰不見了。走在前面的排長和兩個戰士，就在這個時候，四面山上發現了敵人。

他們趕了兩架山，沒趕上大陰。山是那樣的，肩上的武器是那樣的，情況非常緊急，而他們卻又覺得再也不能支持了。

「把重機槍丟了吧，丟了。」

「你們走，我不走！」

他死也不肯走。排長只得又留下了一個戰士和他，四個人的炒麵袋子，走了一小段路，那個戰士也跑去追趕排長，這裏就留下了德順一個。

他望着他們翻過山，直到看不見了之後，才爬起來，拿了他們給他留下的炒麵袋子，找到個隱蔽的地方，能望見重機槍的地方，他石洞裏鑽起來，守衛着他的九二式重機槍。

敵人過來了。他看見三個日本鬼子，手裏提著上刺刀的槍，身子往前探着，像獵人對付野兔的跡地，向重機槍的地方走來，他心裏想：自己為什麼不親自去槍，又何必自己為什麼沒帶一枝步槍，要是沒有幾幾幾幾的話，也可以掉這幾個鬼子。他心裏猶豫着，嘴裏不住的默禱着：

「鬼子走過去，山坡上沉靜下來。他跑到埋槍的地方，川土把大皮靴印實好，又拔幾顆草扔在上頭。

德順還在遙遠的地方沉重的響着，戰鬥的事他一點也不知道，只是每天跑到埋槍的坑周圍走一走，小心地掃上幾把土，或扔上一根草。

一天，兩天……

太陽升起又落下去，漫長的夜……他坐在右邊，望着太陽，望着他埋槍的地方，心裏反覆地回想着那支槍的來源。

百團大戰時候，另一部份去打敵人的時候，他們埋伏在公路上打增援部隊。果然，敵軍開了一火車，就坐落三輛汽車，來來停停，山上的機槍一開，汽車轉彎就往回跑，連長站起來——他們就放風一樣的沖下去，有一輛汽車的輪子爆了，車身像一隻豬倒在地上，在公路上，一個鬼子死在車門口。德順把死鬼子

## 三枝槍和一皮包文件

雷

德順生那通曉長與吳興，看誰用玉喜，在院裏，他倆到一個冰冷的草棚子裏去睡。十五歲的小眼瞇瞇住他！

「咱們跑吧！」

吳興與會意的望了望他，又望了望門外——門外有一個站崗的日本鬼子，像鐘擺一樣的慢慢的走過去，走過來……大皮鞋碾碾的響着。明亮亮的刺刀，從他的肩膀上斜伸着。

「他媽的——」吳興只說了半句，但小眼瞇瞇住玉喜却已知道後半句是：「老子給你一手看看！」

天更黑了，黑得在院子裏的牲口都看不見，只能聽到「沙沙」的響聲，在草棚裏的響聲。通曉長與吳興，望着門外站崗的日本鬼子，他倆悄悄的往裏走，去，心裏想：這鬼子，果然在睡覺，把他的手伸進去，吃的食品哪！他倆三天沒有好生吃一點東西了。但他沒有停止，他繼續往裏走，啊！一個袋子，袋子裏放

一個從敵區歸來的同志的女兒。

美齡自從那天出城以後，滿以為可以如願以償，不料那地方工作同志，先不讓她離開了。她只得跑到她家裏，然而，她不知的事，一件一件的跟着來了，她生了病，在病中她心裏時刻盼望着，盼望着快快的好起來，去參加抗日工作。

今天媽媽來了，流着淚要她回去，她無論如何也不答應，最後，媽媽走了，她跑到她家裏，

「好孩子，你先回去，等病好以後我保管叫你工作！」

她還答應着。這時，媽媽一個教訓來到床前：「孩子，跟我回去吧！病好了我再送你出來，不信，請教我做證！」

一天，美齡突然失蹤了，媽媽不多遲遲了她的同學家裏去詢問，但是誰也不能告訴她美齡究竟去了哪兒。

一天，美齡的媽媽突然接到了一封信，是美齡的媽媽寫的，說美齡現在上城，半天以後，她眼淚漉漉的拖了病在床，不知道她的結果！」

「直到我離開那兒，還一個皮包，皮包裏裝着磅磅的像手槍。他指在身上就出來了。

那個站崗的日本鬼子，還像鐘擺一樣的來回走着。他拉着玉喜，蹲在門外，聽着那塊塊的大皮鞋聲向南響去的時候，便拉着玉喜的小手，一個箭步就出來了。

兩天的工夫，他們找到了隊伍，帶着三枝槍和一皮包文件。

## 美齡

沙雁